

大刺客

〔台灣〕
云中岳 著

3



大刺客

〔台灣〕
云中岳 著

③

目 录

第一章	浑金璞玉	1
第二章	初显身手	25
第三章	永安受挫	49
第四章	死里逃生	73
第五章	投桃报李	97
第六章	威迫利诱	121
第七章	龙争虎斗	145
第八章	荒村传艺	169
第九章	恩怨难分	193
第十章	顺藤摸瓜	217
第十一章	各怀鬼胎	241
第十二章	自投罗网	266
第十三章	祸不单行	291
第十四章	三进三出	315
第十五章	忘年之交	339
第十六章	壮烈牺牲	363
第十七章	暗器之王	387
第十八章	兰宫幻境	411
第十九章	博浪一椎	436
第二十章	深山狩猎	460
第二十一章	狭路相逢	484
第二十二章	恩怨两消	508
第二十三章	诱敌深入	532

第二十四章	群魔乱舞.....	556
第二十五章	视死如归.....	581
第二十六章	情归何处.....	606
第二十七章	龙门慈航.....	630
第二十八章	血泪盈襟.....	654
第二十九章	别愁离恨.....	677
第三十章	大局为重.....	701
第三十一章	仆仆风尘.....	726
第三十二章	横生枝节.....	750
第三十三章	疑云重重.....	774
第三十四章	抽丝剥茧.....	798
第三十五章	排难解纷.....	821
第三十六章	风雨神庙.....	845
第三十七章	六合瘟神.....	869
第三十八章	礼尚往来.....	893
第三十九章	各展神通.....	917
第四十章	晋北群盗.....	941
第四十一章	扶沟屠狼.....	965
第四十二章	勇闯贼巢.....	990
第四十三章	将计就计.....	1014
第四十四章	马失前蹄.....	1038
第四十五章	紧锬不舍.....	1062
第四十六章	再接再励.....	1085
第四十七章	最后一注.....	1109
第四十八章	烟消云散.....	1133

第二十五章 视死如归

沉叱声出自夜游鹰之口，这位武林白道名宿，竟然不顾身份下令围攻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却发生了。

七支长剑同时进攻，七个人同向内聚，速度骇人听闻，七道剑虹破空射到，压力万钧。

是拼命的时候了，沉重的压力逼出他威力奇大的狂澜十二式剑术，逼出他的乾罡坤极大真力，激发他身临绝境时迸发的生命潜能。招一发必定有人遭殃，但他已别无抉择，对方的压力太大，招尚未发，他已感觉出危机已临，生死关头已到。这是一种超意识的本能，心意神自发的超人反应。招一发风吼雷鸣，剑影漫天，爆发出一阵急剧猛烈的金铁交鸣，爆出的火星耀目生花，澈骨裂肌的剑气向外迸爆，引发激荡的气流嘶嘶厉啸，令了闻之心魄俱沉。

“哎……”第一个人影像被狂风刮出，摔倒在三丈外，滚了两滚爬不起来了，剑飞起半空向外翻腾飞堕。

万千剑虹继续纠缠不休，人影急剧地闪动，攻势更猛烈，更凶险，但重围已因有人倒地而出现缺口空隙。

“啊……”又一个人影惨叫着仆地向外滚。

一黑一白两个人影冉冉而至，两把勾魂令来势似崩山。

林彦陷入苦战中，刚感到轻松了些，便看到狂冲而来的两个人影，只感到心头一凉，不能再有人加入了。

同一刹那，急叫声传到：“他是刺客林彦！”？

百忙中分神细看，看清了黑白两人影的轮廓。是黑白两无常，但比在山区被他击毙的两无常身材略矮些，而且头顶多了一顶见我生财无常高顶帽，腰中也多了一条勾魂链，真像传说中的无常鬼。

无常哪会有好人？他一咬牙，真力迸发。

有人叫出“刺客林彦”，只有走狗们才这样叫他。

生死关头，杀机怒涌。

远处，不少人影正飞掠而来。

冷虹剑突发摄人心魄的虎啸龙吟，电虹扭曲着陡然外涨，神乎其神的无双绝学魔幻七散手大发神威，大双无常尚来不及加入的刹那间，致命一击先一刹那发出了。

在漫天澈地的飞腾剑影中，一道人影破围从东南角夜游鹰的左侧空隙射出，似流光，像逸电，远出五丈外突然扶摇直上，跃登两丈高的瓦面，一闪两闪便消失在瓦垄后，冉冉而去。

两个人飞掷出两丈外，叫不出声音。

跃登一座民宅瓦面，侧方掠来一条人影，八方土地的噪音入耳：“林兄，快从这一面走。”

这里是预定的撤退路线，街下跃上至光老道，低叫道：“有人追来了，快撤！”？

“我……我真力已竭……”林彦虚弱地说。

至光老道一把架住了他，一面急走一面骇然叫：“老天！你一身血，伤重不重？”

“不要紧，挨了两剑，皮肉之伤，那些人好可怕。”他苦笑着说，任由至光架住他急走。

跳下一条小街，八方土地接过他的冷虹剑归鞘。悚然地说：“我问出了口供，正想赶去将你唤出来，太危险了。谢谢天！你总算平安出来了。”

“口供怎么说？”他问。

“那些家伙不是毒龙的人。”

“天！真是夜游鹰赖天寿一群白道名宿？”他骇然惊问，这个祸闯大了。

“什么夜流鹰？你是指江右赖天寿？”八方土地问。

“与我打交道的人就是他。”

“见了鬼罗！”八方土地说：“夜游鹰已经死了五年啦！他的鬼魂在这里出现不成？”

“那……”

“那些人是副统领王九功带来的人，而且有一半是梁剥皮的贴身呆镖护卫，全是些不敢亮名号的江湖凶魔，琥林的蛇神牛鬼。据那该死的警哨所招，功力最高的该是五路财神赫连无咎，齐鲁的宇内双魅之一，这老妖手下两个功臻化境的高手，叫黑白两丧门，修为比九地冥君手下的黑白双无常要高明得多。林兄，你碰上他们了？”

“在黑白两丧门加入之前，我就突围脱困了。”他长叹一声，不住摇头：“如果我早知那狗东西不是夜游鹰，便不会手下留情，岂会在久斗下行雷霆一击元气大伤？这两剑挨得真

冤。请不要扶我了。我的气机已开始转旺了，谢谢你们。”

“不要妄用真力，我和至光道长会扶你走。这就出城，先脱离险境再说。”

“我不出城，不救出龙小妹……”

“龙姑娘并未落在他们手中。”

“真的？”

“那警哨指天誓日，发誓不知道龙姑娘的下落，王九功还在河对岸的大庆关，人如果擒到，警哨不可能不知道。走吧，我再托朋友全力打听。”八方土地挽了他动身：“因此，咱们必须在城外找寻线索。真糟，说来说去该怪我，我该在从赵渡镇返回时，立即进城打听的，就免得今晚白跑这一趟。”

“薄兄，这怎能怪你？”林彦拍拍八方土地架住他的手臂，长叹一声：“唉！一时大意，几乎把老命送在长春宫。我以为毒龙还在后面，派在前面的人应该是些供奔走的二流人物，没想到那些人都是可怕的高手，要不是我早一刹那发现危机而用全力制敌脱身，也许活不到现在了。”

回到八方土地的隐身处，已经是五更初正之间。八方土地取出一些食物，一面进食一面说：“救人如救火，咱们目下人手不够，必须分开来搜寻线索。请至光道长负责以西一带地区；林兄往东；兄弟向南行，到新市镇多找几个朋友全力追查。两位意下如何？”

“也好。”林彦点头同意，他比任何人都焦急，心悬龙姑娘安危，食不甘味。

“那就这样决定好了。”八方土地说：“巳牌正，不管有无消息，大家在此见面，如何？”

“天亮以后，走狗们可能出城追查，大家小心谨慎。”至光行前郑重叮咛。

八方土地最后动身，踏着晨曦到了新市镇，在镇东一家小屋前发出一声鸡鸣，立即引起一阵鸡鸣犬吠。片刻，大门开处，踱出一个赤着上身的壮汉，亮开大嗓门叫：“谁呀？天还没亮呢。”

“东方发白了，没错吧？懒骨头，刚在暖被窝里爬起来的？”八方土地现身说，急步走近。

“哦！老薄，这么早？一定有事。”壮汉站在门外说。

“不错，有事，无事就不能来？”

“老薄，何必贫嘴？你……”

“来，有事找你商量。”

“八方土地拉了壮汉便走，到了偏僻处放低声音：“走狗们来到咱们县城的事，大概你已经知道了。我向你打听一些消息。”

“什么消息？”

“其一，西乡一带，有一群男女囚禁村民，伪装土著诱骗陌生的外地客，这些人是何来路？其二，他们擒走了一位小姑娘，可否有人看到带往何处去了？其三，带走小姑娘的，是两个女人……”

“呵呵！你问对人了。”壮汉说：“我不但看到那位小姑娘被带走，更发现了李大牛一家六口的尸体，被埋在屋后的浅沟里；当然是在他们撤走后才敢去看结果。”

“妙极了，你看到……”

“那群男女都经过化装易容，来路不明，我也不敢去打听，

但我知道他们躲在汉高帝庙。我想，那三个老庙祝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些家伙灭口的手段是十分残忍的，而且做得十分彻底。”

“那是多久以前发生的事？”

“昨天上午。”

“谢谢你，请替我留心些。”八方土地急急地说，扭头撒腿就跑。

一口气赶回藏身处，林彦已离开快一个时辰了。这时是辰牌正未之间，距巳牌正还有半个时辰加两刻。八方土地等不及了，匆匆向南面的荒野走，希望在半途碰上林彦，或者干脆冒险到汉高帝庙探道。为朋友两肋插刀，八方土地是个了不起的热心好汉。

算是辰，林彦也该动身往回走了，从藏身处向东走，约五六里便是汉高帝庙。

八方土地是本地人，打扮与本地的庄稼汉完全相同，身上不带兵刃，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远出三里外，进入一座位于坡下的树林。前面五六丈外的一株大树后，突然踱出一个青袍中年人，一双三角眼透出阵阵令人心悸的寒光。薄嘴唇形成的线条纹路，更是令人不寒而栗。腰带上插了一只尺八囊，垂下一穗紫色流苏。

“一大早在野地里奔走，汗流浹背，你有急事吗？”中年人拦住去路问，嗓音低沉，声不大但直震耳膜。

八方土地吃了一惊，止步定心神，讶然问：“大爷，你……你有事？”

“我在问你呢！”中年人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

八方土地情不自禁打一冷战，被对方那令人心寒的冷厉眼神镇住，退了两步说：“小可要……要到前面的柳……柳村。”

汉高帝庙在柳村，附近五里内没有其他的村落。中年人不过放过他眼神的任何变化，背着手问：“有什么事？你姓什名谁？家住何处？”

一连冒出三个问题，逼得好紧。八方土地是个老江湖，镇定地答：“去找徐家老七，商量完粮成数的事，今年完粮，我家负担不了那么多。小的姓张……”

“不姓薄？”右方五丈外树上有人接口。

他大吃一惊，扭头一看，不由脸色大变，心中一凉。那是本县的巡检大人郝良琛，一个如狼似虎的贪渎小官，专管地头蛇与敲诈大户的害群之马。

郝巡检并未穿官服，着便装佩了单刀，跳下树抱肘而立，向中年人说：“程前辈，他就是本城颇有名气的地棍，八方土地薄璠。”

“哦！他的消息一定很灵通了。”中年人冷冷地说。

“不错，不然怎会有八方土地的绰号？”郝巡检恭顺地答。

“找他讨消息大概错不了，去问他。”

“是。”郝巡检欠身应诺，转向八方土地：“钦犯刺客林彦一男一女，昨天上午经过此地，女的失了踪，男的昨晚可能在城里闹事，你不要说不知道吧？本官已找到代步的两匹坐骑，人必定藏在这附近，你应该知道。”

左后方的大树后，又出现一个佩剑的三角脸中年人，用沙哑的嗓音说：“他不但知道，而且可能与刺客林彦有关，不

然他岂会用假姓名骗人？在下用九阴搜脉手法替他开开窍，他就会乖乖招供了。”

八方土地把心一横，要来的终须会来，是祸躲不过；不管他是否承认，这条老命同样保不住，对方杀人灭口的手段太恶毒，连村民的老少妇孺也不放过，他怎能寄望对方大发慈悲？

“在下不屑与你们这些人性已失的人打交道。”他勇敢地说，转身急奔。

“好小子！你敢跑？”后面草丛中人影暴起，劈面拦住了。

他临危拼命，大喝一声，仍保持快速冲势，向阻路的人撞去，近身时一掌登出，现龙掌火候不差。

挡路的人冷哼一声，身形略闪，左掌一翻，五指倏张倏合，用“金丝缠腕”破招擒人。

他知道对方厉害，但已存了拼死的决心，不收招用膝突然进攻，对方搭住了他的右手脉门的瞬间，他已撞入对方怀中，“砰”一声响，右膝以千钧力道击中对方的下阴要害。他的右腕也“咔”的一声腕骨碎裂。

“砰匍！”两人跌成一团。

不等他挺身站起逃命，突然脊心穴一麻，浑身一震，僵了。

“我完了！”他绝望地暗叫。

接着是彻骨奇痛君临，极端痛楚的浪潮淹没了他，身上每一条肌肉皆在收宿、绷紧、五脏六腑内像有千千万万只虫蚁，在一寸一分残酷地咬啮、蚕食。

“呵……”他发出极端痛苦的凄厉狂叫。

“人藏在何处？快说！快……说……”刺耳的嗓音在耳膜内轰鸣。

“在天底……底下，人……人间……世……”他拼全力大叫。血，从口中一阵阵涌出。

“再如一分劲。”有人冷酷地叫，是程前辈。

按在丹田和背后命门上的手，所发的刻骨铭心冷流在逐渐加强。

他终于承受不住了，大叫一声蓦尔昏厥，气息突然断绝。

“糟！他死了。”用九阴搜脉手法折磨他的人讶然叫：“这家伙已存了必死之念，突然放弃抗拒，一口气接不上，生机突然断绝……”

“该死的！你怎么不小心？”程前辈跌脚叫。

“是你要加劲的……”

“把他的头带回去……咦！什么人？”

一个快速的身影，正以骇人的奇速穿林而来。是林彦，看到了被吊在横枝上的八方土地，更看到了五个凶手。

“刺客林彦！”郝巡检欣然大叫：“他送死来了。”

林彦在三丈外止步，虎目中杀机怒涌，一声龙吟，冷剑虹出鞘，用似乎来自天外的声音问：“你们杀了他？”

郝巡检向外退，程前辈与三名同伴站成四方阵，每人相距约四步，四双怪眼冷电四射。程前辈首先从皮囊中拔出一枝乌光闪闪的尺八魁星笔；另一名年约花甲的人，则撒下一柄尺八蟠龙护手钩；三角脸中年人拔剑立下门户；最后一个梳道髻的人，手上的怪兵刃是一面黑一面白，不知是何物织造的尺八阴阳扇。四人冷然屹立，等候他冲上。

“你上吧，敢闯老夫的四绝阵吗？”程前辈狞笑着说：“你，年轻、骠悍、勇敢、狂剑的门人，功臻化境的高手，老夫承认你是了不起的年轻武林奇绝，高手中的高手，杀了江湖客与十一道的可怕人物，所以不愿与你一比一生死相决。”

林彦暴怒的神色突然松弛下来了，徐徐升起剑尖，一步步向前接近。

“我去叫人来。”郝巡检在四五丈外说，突然转身狂奔。只奔出五六步，前面草丛中飞起一道电虹。

“不要杀我……”郝巡检狂叫：“我……我是奉命行事，公务在身……”

一个戴头罩仅露出双目的绿衣女郎，迎面截住了郝巡检，锋利的剑尖，抵在郝巡检的胸口，目光却落在林彦身上，用奇异的嗓音说：“林彦，千万不可入阵，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巴山四毒，四种兵刃皆暗藏毒物，连那把剑的前段剑身都是中空的，可从锋尖的小孔中喷出见血封喉的毒汁，任何功臻化境的高手，也难逃四种奇毒的合击。”

林彦本已接近至丈二左右，闻声疾退八尺。

姓程的见毒计被人叫破，心中一急，顿忘利害，一声冷叱，闪电似的扑上，魁星笔向前一伸……

“打！”林彦低叱，左手一扬，电芒破空而飞，恍若电光一闪，快得令人肉眼难辨。姓程的冲势凶猛，双方相距已不足八尺，即使看清了暗器，也无法闪避应变了。他用扁针克敌，针出手顺势向右仆倒，着地滚出丈外，然后回滚半匝一跃而起，左手再次向前一拂，电芒一闪即逝。

这瞬间，变化连绵不绝。扁针贯入姓程的丹田要害；魁

星笔射出三枚淬毒的牛毛针：从另一面扑来的人，蟠龙护手钩的钩柄秘孔，喷出一枚绝脉问心钉，射在林彦先前仆倒的地方，却被林彦千钧一发中滚离险境，两种歹毒的暗器皆劳而无功。

林彦跃起的刹那间，打出的第二枚扁针速度更为惊人，令人肉眼难辨，奇准地击中随后扑来的那位使用阴阳扇的人，射中右膝锋尖透骨而过，力道骇人听闻。

四人倒了两个，其中一个丹田被击中，扁针透后背穿透三寸，内腑已损，如不急救老命难保。右膝被毁的人挫倒在地，一声厉叫，阴阳扇脱手抛出，扇划出一道快速的光弧，折向西飞袭林彦的左肋背。

“啪”一声暴响，林彦的冷虹剑震碎了阴阳扇，徐徐向左绕走，向想扑上却又心虚胆怯的两人说：“在下对付群殴的暗器多得很，你们即使想逃命，也来不及了，准备接林某的暗器吧，不然就是丢掉兵刃投降，四绝阵已不可恃了。”

“杀了他们之后，还有我这一关你过不了。”蒙面绿衣女郎阴森森地说，剑尖向前一送，无情地贯入郝巡检的咽喉，眼中毫无表情，冷酷得令人心头发毛。

三角脸中年人持毒剑的手在发抖，突然暴起飞退。

“打！”林彦沉叱，制钱破空飞射。

中年人只看到淡淡的钱影，以为是一枚金钱镖，平常得很，身形快速地飞退，毒剑振出一朵剑花，一面运护体神功自卫，一面用剑击毁射来的飞钱。

可是，飞钱不是一枚，而是两枚并合弹出，距离三尺左右，一枚突然落后半尺，变成一前一后连珠飞射。

“叮！”毒剑击碎了第一枚飞钱，第二枚却从空隙中后至，一锲而入。护体神功阻不住林彦双飞钱的真力，毫无阻滞地没入中年人的右肋。

同一瞬间，最后一人的蟠龙护手钩从侧方攻到，钩的弧形顶端喷出一阵暴雨似的灰褐色毒汁，远及丈外腥臭触鼻，像撒出一张渔网，要罩林彦这条大鱼。

林彦已先一刹那折向急纵，以背向敌，似乎有意让对方认为有机可乘，可以毫无顾忌地放胆袭击，而在折向的瞬间，左手已向后扔出一枚扁针，扔的劲道比向前发射要强了一倍以上，速度可想而知，快得肉眼几乎已无法看到针影了。而在发射的前一刹那，他先发出打的叱喝声。

毒汁追不上他，他纵掠的身法快得不可思议。而喷毒汁的人，却被扁针射中左肺，从期门穴外侧半寸左右深入胸腔。叱喝声与扁针同时到达，任何高手也难逃大劫。

变化太快了，发动与结束在刹那间完成。前两个人刚倒下仍在挣扎，后两人接着叫号着躺下了。

蒙面绿衣女郎的眼中，流露出明显的惊容，语音也透露出不安的感情：“你发射暗器的手法，神乎其技，发则必中，避无可避。阁下，你我将有一场生死存亡机会均等的决斗，因为我也要用暗器来对付你。

林彦逼近至对方身前丈二左右，神色庄严地说：“姑娘，你揭破巴山四毒的身份，可知你决不是梁剥皮的走狗。在下可以肯定地说，你我的决斗是无此必要的。姑娘如肯高抬贵手，不管这档子闲事，在下深感盛情。”

“那是不可能的。”蒙面绿衣女冷悟地说，冷然撒剑。

“为什么？”他讶然问。

“因为你我之间，已有了无可避免的利害冲突。”

“姑娘能不能进一步说明，看是否此中另有误会？”

“没有说明的必要。”蒙面绿衣女郎态度坚决：“你如果不死，必将危害到我的亲人，因此，你我必须有一个离开世间，无可商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你准备了。”

“姑娘，你如果坚决不加说明，在下不会再救你。”他凛然地说：“在下的女伴被人擒走，救人如救火，你已经耽误了不少工夫，因此，你不能怨我手下不留情。你说过要用暗器对付我。”

“不错，因为我已经知道你的剑术神乎其神，霸道绝伦，比狂剑更高明百倍，天下间罕有敌手，所以……”

蒙面女郎话未完，长剑向前一拂，一阵阴柔的剑气如怒涛翻涌，三道肉眼难辨的细小紫芒随剑电射而出，成三角形射向他的左侧，似乎射偏了。

双方相距仅丈二左右，剑拂出距离便拉近了五尺以上，诡异的剑气似乎隐含无可抗拒的拉力与推引力，将他的身躯迫得不由自主向左移位。这是说，神奇的力道潜劲，逼得他不得不迎向三道闪电般快捷的紫芒。

千手神魔的得意门人，果然不同凡响。他身形随对方的剑气奇异吸引力左移、扭转、换位，不但轻易地摆脱剑气的吸引力，而且一旋之下，右手剑轻灵地一抖，左手一枚飞钱已从剑气的空隙中斜飞嵌入。

回旋折向飞行的紫芒，不可思议地随着他的剑势被向外引出，擦剑身而过翩然下坠。同一瞬间，飞钱却扭曲着连闪